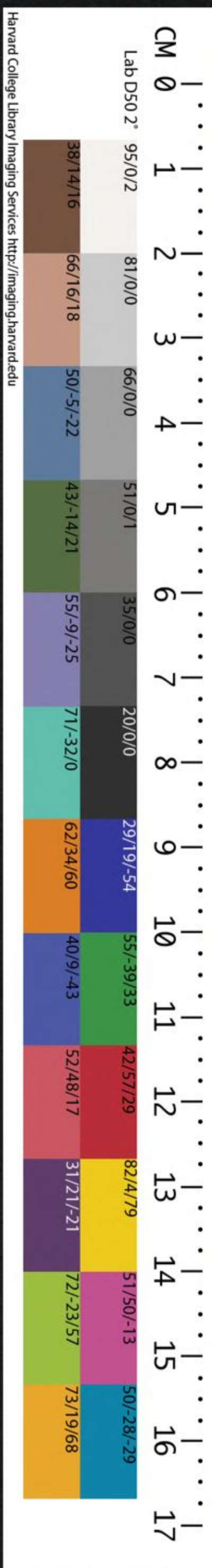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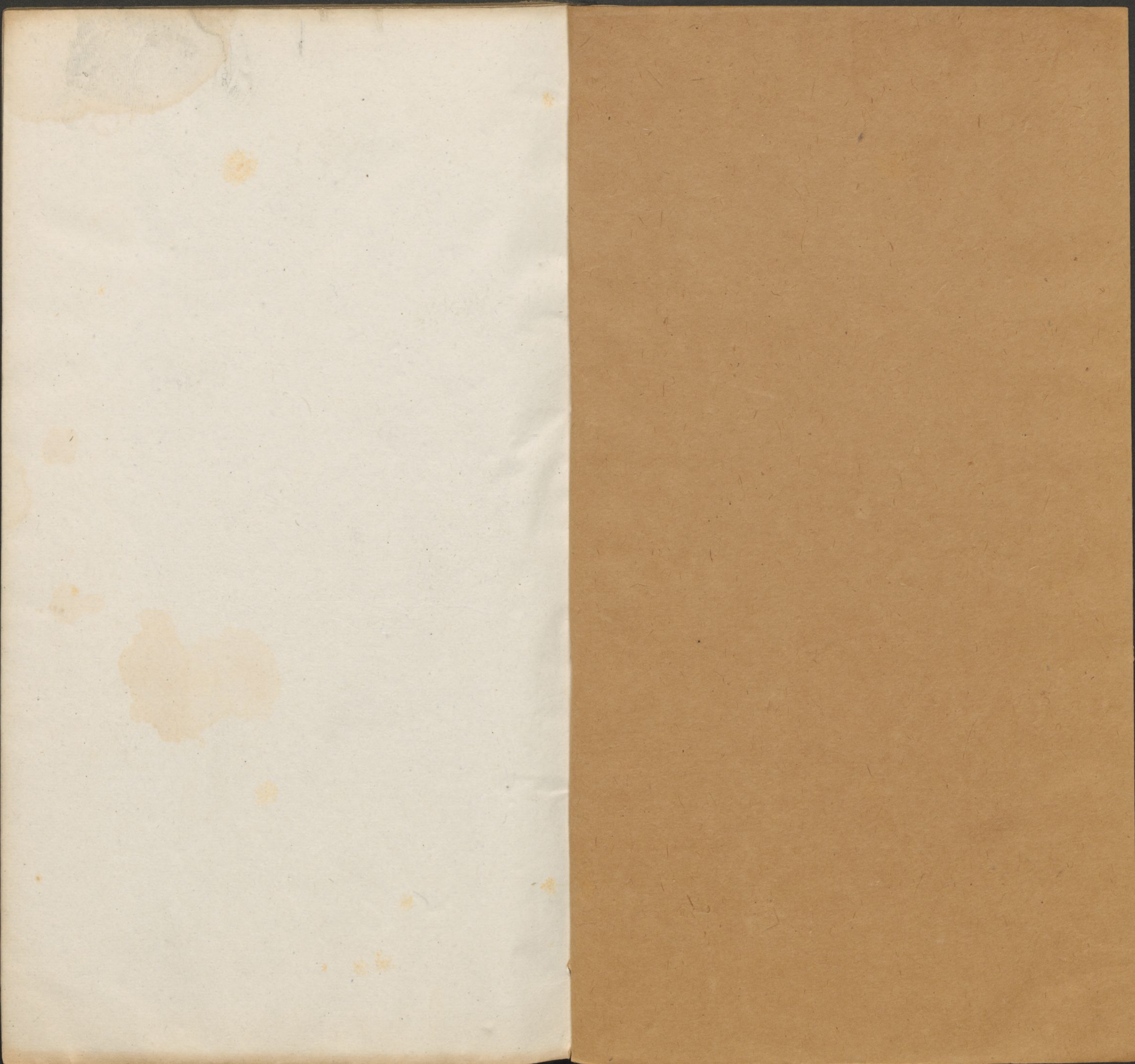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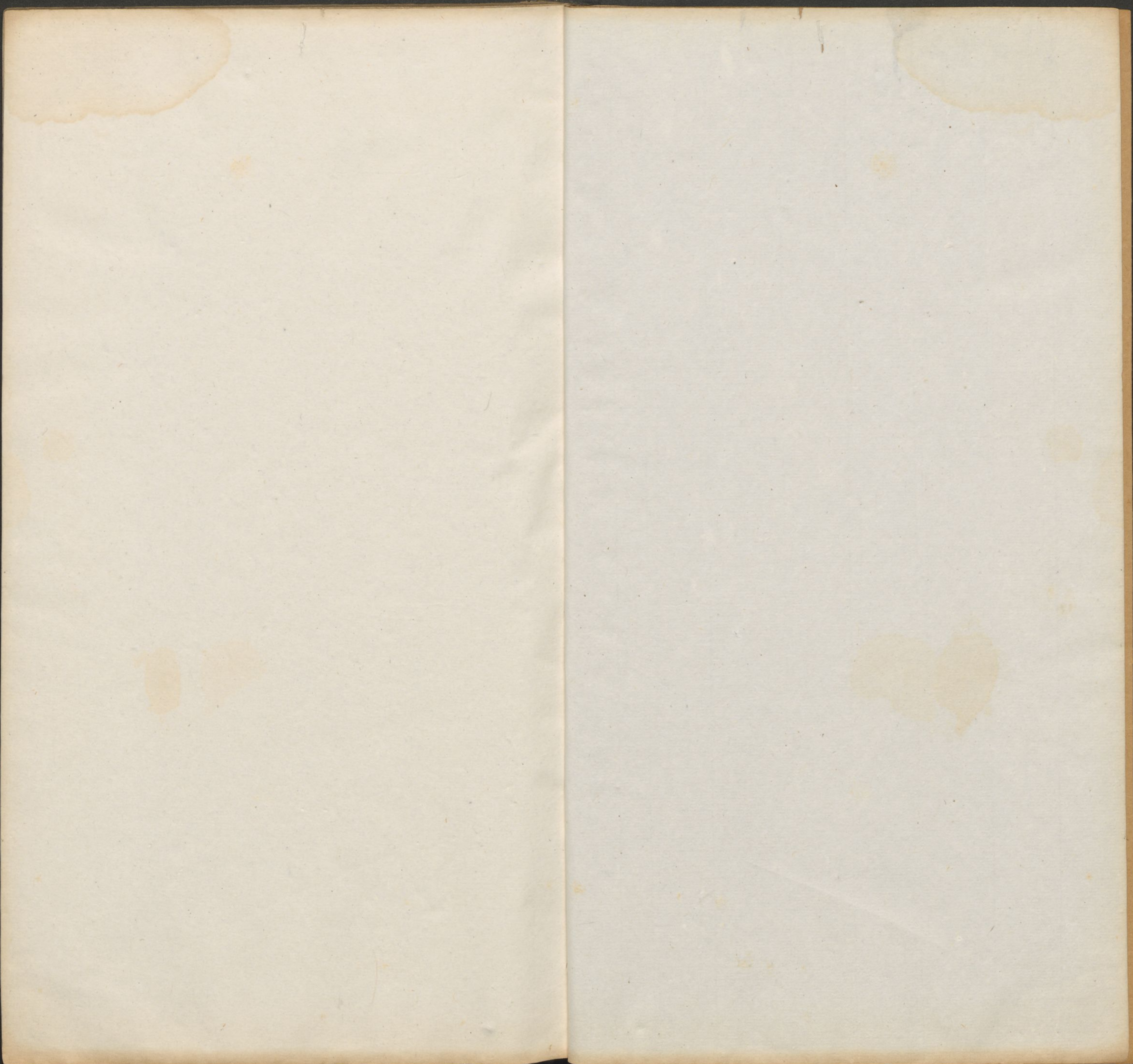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T 2511.15 / 0447







卷之二十八

史傳六

漢傳二十

徐本傳年序

徐本傳年序

次駁于長孫... 入世其未有能於古之術若...

請... 世世為... 夫... 以... 何... 為... 太子...

以... 見... 事... 以... 何... 為... 太子...

上... 使... 任... 之... 以... 何... 為... 太子...

不... 心... 之... 以... 何... 為... 太子...

全漢方駕卷第二十八

新許并州刺史仲用

徐本仲年高

史傳六下

以賢字長孫漢陽人也其先有能於古之術若

請世世為卿大夫以名節著於時為太子

以是見事

上使居在郡之

惟不心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禾仲年甫校錄

史傳六十 漢傳二十

汲黯 鄭當時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

何用也字

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

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看他罵汲黯自
初使越時便別
至矯制又別其
平生如此故所
至為重為朝廷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內南河內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病

疾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

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

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小黯多

病卧聞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

主爵都尉列為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弘大體又好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

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

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

慕傳相愛益之為人也善貫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

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

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

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

吾欲云云四字極形容之切不知其所言何事真高欲有所頡頏必出於古必為大以欺群下必似人君之言也黯不待其語探其意而逆折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古語類如此甚佳

忍字切

其治

責大指而已

不

細

苛

小

黯多

以為

弘

大體不拘

弘大體又好

之古無此直非
下長妙筆安得
有吾欲云云其
何等語哉每誦
至此使人忻然
感慕
默然而怒怒則
變色罷皆不可
無朝字宜屬下
句數雖責意亦
謂其如此者不
一
莊助為請欲得
聽其去也問何
如人者自有惜
其去之意莊助
發明得入先言
無以踰人至守
城深堅四字便
是可以托六尺

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
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
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
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
少王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弗亦
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
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見上或
時不冠至如見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他說得
又親又切過於
長城矣
武帝聞莊助言
曰然古有社稷
之臣至如黯近
之矣儒生知此
未必能道也將
言上望見黯避
帳中故先從衛
青弘常日所見
說來如此則前
所謂尊重後所
謂封侯皆為不
足道矣傳中橫
豎發越無不得
意處
位厲守高不能
屈昂有形容迂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
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
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
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
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
苛黯憤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
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
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

史漢方督卷二十八 汲黯
增而字亦勝
空三字最勝
承上

疎正大類為俗吏所勝
 此數語最是利害意謂上向文李然事愈多吏民至弄巧上據文法操持取必而儒術者無以析之故湯等數奏決見幸
 古人語別其言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何其真切痛至得古今所難言彼以刻深為罪迫人於不可復說而說者亦曰逆其初故不尽

常言與胡和親無母起兵上方向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
 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
 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
 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
 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
 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
 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

之恨而刻深者方自喜如得意取必勝而已非老成閱歷不能為此言也漢以為不切
 此語甚高
 人不知衡青又高過於平生有味
 寫至揖大將軍青又寫至淮南悼黯語傳之精神豈可歷官行事僅僅止哉

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
 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
 數請問以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
 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
 弘等如發蒙有振落字又妙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
 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
 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
 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皆與
 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

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皆與
 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

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謂其无李亦近上默然有間黯

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及黯之言也日益甚矣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

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

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及肯出馬且匈奴畔

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

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

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歟傷者不

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其意輕丞相之言也

贏字反語謂不能得其利更自以利于之耳

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

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

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

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邊關

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

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

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

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乃召拜黯為淮

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

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

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

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

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

黯弃逐居郡與前願留禁闥皆足以發明不忘

君之心

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

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

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

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

其幾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

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

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

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

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

因黯故生安以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展轉甚不切者及言衛人仕者然後一時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淮南王傳 四百七十四

一處有可嘆者
末與傳第一語
有寵於古之衛
君者相發云

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
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

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

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

莊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脫張羽於危只一語便別不必何時事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

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

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當時

好黃老之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如恐不見謂見非也自見金非稱自見少年官薄然

其游知友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即位

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

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

今莊今莊為大史史史誠誠門下客至無無無貴賤無留門下者執賓

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

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

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

味其言之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

史漢文苑卷三十一
黃

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

以此翕然稱鄭莊此一節莊可少邪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

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武帝字鄭莊知其平生如家人語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當時

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斥及晚節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屈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

客為大農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

莊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遷

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

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

莊任人是自保舉下賓客又僦人然皆逋負僦只是借

因當時憐汲黯上有庶字故下面說家貧家貧而後賓客落此

兩人皆居郡卒卒時後皆無餘財漢何誤也

鄭莊勢利人也然其交至其所

跋涉交際鋪舒動盪非筆端有

氣不能末更憔悴贊引翟公悲

慨如新班氏載翟公入傳不知

何見若非贊語則如翟公者可勝道哉

繫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

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

歿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迺見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

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填

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曰一歿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

公大署其門曰一歿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漢方駕二十八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九

浙澣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禾仲年甫 校錄

史酷吏傳六十二 漢傳二十九 三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

形容已得其平生又道其平生語意如此

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庶不發秘書問遺無所受請

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任身固當奉職歿節

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

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

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

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

太守正用而字見帝護都意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

舉居邊為引兵去竟都歿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

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寶

太后寶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

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滑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

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

居邊字似有精神然居字實

舉邊字似有精神然居字實

象郅都字似有精神然居字實

太后乃竟中都

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

寧成者穰人也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

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

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

都如此及成往直

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歿後

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

治效邳都其庶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人人惴恐武

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

九卿罪歿即歿少被刑而成刑極刑自以為不復收

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

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貫世貨買是陂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

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一傳皆無事實
直空自形容欲
盡得其為人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時

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

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

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伎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

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

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議

吏治尚循謹甚
與前是時民朴
皆史筆自用處
至後民巧法上
下一時可以槩
見巧法語如巧
於法與法為巧
皆是

言汲黯伎與司
馬安文惡乃隨
筆露及之與汲
黯俱為伎亦猶
以電錯刻如酷
吏矣文惡最害
非言由安得此
至未嘗敢均茵
馮形容至甚是

由更過黷安矣
安不足道黷亦
爾邪

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秦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

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

府今上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

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

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連下張湯傳內禹為人廉裾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

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鼠及餘肉劾鼠

亦其天資偏得
之此非李力可
至使無功業則
劾鼠而已

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

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歿後

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

傾身為之是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

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

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

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何用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

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

語自切中與前傳相照詞同
五十六

太史公從兄事禹未先說禹又見湯遠不如禹班氏裂為二三別增志在奉公但竟及禹為無謂其自信果決以小人腹待人尤在不覆案語孤立行一意而已如見其人雖自言其長不及此見文法輒取最見老吏情狀寫得面目具乾沒猶陸沉汨沒浮沈亦相似謂得乾利誰曉

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連下禹志在奉公禹

為人廉裾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

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自禹為人至此湯為人多

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

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

內雖不合然陽浮陽浮慕之好增道字拙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

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自亭疑法必奏即謹所治即上意即豪即下戶截截亦如老吏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乃自為深刻而導上自慈恕最准寫處至往往什語而必什可知此皆是他舞意謂舞智舞文

亭疑法好無事字不成語必奏又勝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受而著讞決法廷尉切系切音音揚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謹湯應謝

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

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即奏事上善

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所為之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蔽勝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

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

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

上財察不久終忽一語云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精神意氣可

敬可傷全在一也字班氏去之即吏而不足道矣

獨載上欲釋亦爭二人卒死他事可見

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為所排也非巧非詆也

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

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

得此聲譽而刻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

公孫弘以資刻薄故美湯如其意

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

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羨易得來切

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

以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

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又事外正安至此

湯承

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

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

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

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

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

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

每奏国家用度日晏天子忘食必多可喜若此如上所載亦誰不能此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天下

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

自陛下舉與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民由此

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

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

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

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

又從容及於田
甲而湯愈無所
容矣

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

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之風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

為御史中丞志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不平使人上飛變告

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

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

史記卷之九十六 四十三十六

摩足事至微然至醜謁居為湯愛史至病卧問里主人其旁陋淺露可見然其不私之一也漢世入主最患臣下不情當其論殺李文武帝豈不知出湯意而湯陽驕此其多詐也敗於此湯平生深巧陷物殆以摩足報之一摩足再形容已穢甚又疑為有大姦異哉非人主先有疑心用此蟻汙大臣誣矣

謁居病卧問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

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

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

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

居病歿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

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而怨湯使人

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生口李文事下減宜宜嘗與

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

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

莊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直欲見買臣所以德助者本讀春秋而以楚辭幸則皆助力也至淮南獄事安得不甚恨其不切中易削則削也

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

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

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素怨湯語在其傳

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

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

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

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

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歿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

此術字長短字與上讀春秋字皆謂深文勝湯

者蘇張之謀趣
彼為短歸此為
長

且欲奏請田信
輒先知之即漏
泄机事可想故
上問曰吾所為
賈人輒先知之
所謂居物致富
本亦何罪至益
居其物始明是
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則上深入
湯殆過湯也此
反爾之道也摩
足何足以言姦

即其所以與謁
居狎則其使之
告李文可見上
固疑告變蹤跡
故此語入之使
湯不自匿上亦
亮之由其詐譎
不用情故曰信
先知語上又轉
以賈人先知是
湯自以李文故
人語疑上心也
由是而推所居
物必有不可言
者矣固宜有又
激甚之固宜有
三字亦狠語故
可憾耳
湯所夷滅多矣
未有殺三長史

史邊通學長短長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

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

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

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

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

奏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

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

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

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

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

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

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位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

三長史也遂自殺湯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汚惡言而歿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而無

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

八語及矣凡權寵富貴所以害物者皆是極矣故曰君何不知分也是以上更去不得了此湯所以摧激而死也

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

位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

乎載以牛車有棺而無

殺丞相如為湯
報仇之悉也此
由其母以牛車
載激怒上心然
後其庶為足惜
其受陷為可哀
能令湯志遂伸
於身後者此母
也其昆弟諸子
末矣武帝美主
可激以義令元
成諸君不過悔
恨而已
趙禹賊深凶倍
所以壽終於湯
後者又見其比
後來者加緩而
名為平最有對
酌照應進退所
謂千金之重加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遷其子安世

趙禹

湯傳止此下入趙禹傳嘗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

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

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

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詩亂悖

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趙禹傳止此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

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行少蘊藉縣無

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

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上以為能遷為

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

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

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

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成之怒其暴

其暴害如此又
畏人如此必其

史漢方集卷之二十一 酷吏傳 六三六

自有歎者

重足一迹不寒而栗又好鷹擊毛孽又好皆形容至骨矣

此輕繫不可去謂重者輕者及賓客私入相視者皆掩以為死罪解脫若止是重罪却真是為死罪解脫矣此酷吏傳節節別審成周陽由視郅都別趙禹

又別以張湯視趙禹又別以縱擊毛摯為治則不論善惡分輕重但為聲而已直群盜之行也

取為小治姦益不勝八字又見酷吏之凶益人心不服今日小定明日即不可行此而誅之亦不勝取音促是

以告緡為告民捕其為告民用者在酷吏本是以得民之事而以

史漢卷之五

酷吏傳

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

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

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

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瓜

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

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

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

縱壹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猶民從此佐之最是情狀可憎也趙禹張湯

以刻深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

擊毛摯為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

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

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

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

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

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嗚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

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

武帝出語皆可畏

嗚

放

輕

奔

孔暴與寧為三

猶民從此佐之最是情狀可憎也

要此三字

妙

更

酷吏傳時有眼自謂此等

史漢卷之五

酷吏傳

一

此罪死殆義縱
欲獨行其意張
湯亦欲獨行其
意耳

此人者即上十
餘人百罪既陰
罪先犯之在手
有避則因夷滅
之漢以得此人
為句則此人乃
賊也下避回尤
無理夷滅亦無
謂

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

長數廢多數字是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

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任

吏十餘人以為瓜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

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

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内太守素居廣平時

皆知河内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

五十疋為驛自河内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

捕郡中豪猾須重出始明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

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償滅奏行不過二三日得

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

不得失之旁郡國利來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

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徒請

召猜禍名吏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歿張湯敗後
徒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連下楊僕傳內

溫舒復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史稱廉武莊稱武帝豈不遠甚可笑稍遷至御史事張

湯張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

戚執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

吏民益凋敕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

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

僕以嚴酷為王爵都尉舒敗連下楊僕傳內後數年病死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

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

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

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

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

非有斬將搃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

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

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

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

史聯縣只是酷吏一傳漢以責楊僕詔書增人而楊僕亦不類酷吏矣然僕之敢擊亦未見有也

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
 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
 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
 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于君是五過也受
 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
 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
 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
 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
 軍荀彘俱擊朝鮮為荀彘所縛居久之
 語在朝鮮傳還免為

庶人病歿

而

楊僕傳止此下入王温舒傳

温舒復為中

尉為人少文居

居廷是後作居它然足引用

讎憖憖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

督目盜

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

惡吏更變為方畧吏矣為方畧

吏苛察

盜賊

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置伯

格長以收

司姦

盜賊

温舒

為人

調善事有

勢者

即無

勢者

視之

如奴有

勢

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

勢者

貴戚必侵辱

舞文巧

請

下戶之猾以

動

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

窮治大

抵

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

勢者

為游聲譽

舞文巧詆是漢
 巧為句而請下
 戶之猾不通

史記卷之九十九
達以中獨應下指而大指乃為用文字之織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温舒擊東越還議有

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

而末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

為少府徙為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

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

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

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

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王温

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怨家

欲燒之尸亦飛去徐廣見云尸

亡去故生此雖知極無此理然

漢作妻亡去則尸不知所措語

似欠又不如尸亡去自不必飛

使盜賊可以人而察寸寸而

治則伯格長為萬世長城矣子

長於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

人情流血數里若奸宄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

舒傳止此下入尹齊傳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

病歿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歿仇家

欲燒其尸尸去歸葬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

是時郡守都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

盡放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

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

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

釋歿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

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

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向非事實如此誰謂酷吏所能不可遵用哉此子長之意也

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也乃

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

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十人數歲乃

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

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

而捕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文

法焉

減宣傳止此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

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官事辦

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

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

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

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寶

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

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中三十九

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

怨怒其吏

成信信亡

藏上林

中宣使郿令

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

格殺

信吏卒格信時射中

上林

苑門宣下吏

詆罪以為大

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連上楊僕傳內是時郡守尉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

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瓜

牙舉薦之張湯為廷尉史

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

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

宣相編更為中丞者十餘歲

其治與宣相放然

重遲

如元外寬即內深且次骨何謂而外寬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

張湯而善候

伺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

者

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

讓

周曰君為天子決

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

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

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

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

告劾不服以掠掠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

雖強辨文過語而當於古今尚有可推見者不獨法也

史官所劾不服則彼是之掠之

真不用一里字

史首尾尽似當時一傳故趙禹卒於張湯温舒始於義縱亦卒於楊僕尹齊甚於寧成杜周甚於温舒皆橫行逆見而心術形勞時事勝敗民俗情偽無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者

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

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

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桑弘羊

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

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

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列

三公而兩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治皆酷

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皆以酷烈為聲然

太史公曰自郅都以下杜周十人者此

郅都抗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

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

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

官事叢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

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

此其知名見紀者也以為戒方略教道壹切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

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

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減

酷吏十人都斬成髡鉗由縱弃市湯自殺温舒五族尹齊亡去滅宣自殺惟杜周有子孫趙禹壽焉

史記卷之九十九 酷吏列傳 九十九

以朴擊致人賣
請未耳又邳都
以來所不為也

河東諸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衡閭奉
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漢方駕二十九卷 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游俠傳六十四 漢傳六十二

韓

古者天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

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

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

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

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
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
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
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
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

其意本不取季
次原憲等蓋言
其有何功業而
志之不倦却借
說他游俠之所
為有過之者而
不見稱特其語

厚而意隱

韓非子刻薄欲
箱制人心術使
必不得騁而獨
取俠客之義如
其說難與孤憤

讀至緩急者人
之所時有也更
目諷然

不厭歿而巳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
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錄是列
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
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
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死生者死也死生矣而不矜其
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
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
虞卿弃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
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
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
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
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
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
遭此當况以中林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
之压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
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
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

史記卷之...

...

七百五十四

主意謂不害跡
躋之為義而讀

者莫喻

韓非子猶是從

李士引次憲為

人所稱太史公

直謂李士亦不

免賴游俠無游

俠則如彼又謂

次憲與游俠比

則彼必不能有

所為於其間又

非笑李士拘於

咫尺之義可謂

擯貳不遺餘力

亦若儒者之於

游俠然俯仰悲

慨得之身世之

感亦無不怵傷

故伯夷醜周餓歿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
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
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
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凱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
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
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歿而不悔也故曾子曰
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玉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
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歿不顧世此亦
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
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
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
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使予季次原憲比
之臯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
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
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
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
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

史記卷之...

...

英文八百五十八

其意焉耳
子長儒者然欲
極言儒者之所
不取為當世之
所至急且至誰
非如此筆力安
能自白其區區
哉然非韓子本
語亦無以發之
漢序傳甚嚴正
有本末一反子
長然為子長立
言甚難
既說卿曲之俠
又閭巷之俠又
匹夫之俠節節
不放過要見難
之又難以直至
扞當世之文因

李豪暴之徒反
覆之而愈明

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
末流殺身凶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
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
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
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
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
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
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
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
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
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
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

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

魯朱家

者與魯人

高祖同時也

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

藏

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

不伐其能

飲

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

從貧賤始家

無

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鞞

牛專趨人之急甚

於

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

及布尊貴終身不見

也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楚田仲以俠聞

喜劍

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

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朱家傳止此下別起劇孟傳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

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

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

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

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

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

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睢氏陳周庸亦

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

許負善相不知外孫族死邪且其父亦以俠誅俠之不可為也矣哉

無母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溫善相人我異欲不可解

郭解河內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

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

時陰賊感慄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

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

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

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

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

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

以誠自婦故去
之若杯酒之過
自不至可殺也
其矯義好名亦
見於此

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

解姊子去解姊怒曰以翁伯時義我人殺吾子賊

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

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

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

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

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

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

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

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

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

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

解乃謂仇家曰吾聞洛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

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

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去令洛

陽豪居其間聽之解為人短小恭敬儉出未嘗有騎

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

史記卷之二十三 史記卷之二十三 史記卷之二十三 史記卷之二十三

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

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

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

不中徙上曰不用得解布衣權至使將軍不可無為言三字此其家不貧

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

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

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亾置其

此籍少公又奇

出於風聞感慨

之義傳中多奇

節唯此有姓名

耳異哉無此不

名俠傳口說出

郭解厚處節節

有又人為新

武帝公孫弘同

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冒

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

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

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

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

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

此傳泛論及於朱家劇孟季布條侯一二語末又廣引諸人賢否窮於朱家雖郭解傳亦如在泛論之內耳又得體之縱橫者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一
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教雖不甚可解是福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

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魯

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

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而居民間者

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史漢方駕三十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一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佞幸傳六十五 漢傳六十三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遇一作偶偶合是合固無虛言非獨

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

造次其傳之雜言者每以鄙語發之其善班氏取其語意為贊是矣然女德男色何醜也

佞幸寵臣 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

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姦佞貴幸與上卧起公

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鶉具帶傅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一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一 五

賜通累數十巨萬又予銅山為私錢何者好之至此也當時功臣名將未聞有勸賞資萬一者景帝刻薄人也其恨通不直此人為尔父吃癱何罪帝問通對非為此也直帝不當使比通耳然復何憾史稱帝不樂以下語即親得之耳目有不能盡具文見意宜莫如此

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

者在我也何說貧三字又好何說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

鑄錢帝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嘗

為帝上嗽叱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

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疾上使太子齧

癱太子齧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齧叱之

心太子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

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

有之遂竟案盡没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

賜鄧通吏輒隨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於人家孝景帝時中

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此文仁即如王孫媽一曰仁仁文仁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

氣幸北宮伯子兵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宦者則李延年

韓媽者字王孫小兒常態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主時

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

善佞聰慧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

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始時媽常與上共卧

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

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

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

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

媽太后由此街媽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

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歿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

歿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伎幸以軍功封案道侯

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維侯大司馬車騎

將軍自有傳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

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新變新聲是時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

司馬相如等作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

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

律都尉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埽

如韓媽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

女弟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

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

之

甚哉愛憎之時
只一語蓋通前
後諸說臣有衰
者有奔者然未
能自達其意復
借弥子瑕以發
之可謂贊不盡
言言不盡意

去病

亦以外戚貴

幸然

亦以功能

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閱
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

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
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
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王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
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於丁傅
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
故仲尼著損者三友上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三十一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二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禾仲年甫

校錄

史滑稽傳六十六

滑稽者至鄙褻
乃且從六藝莊
語說來此即太
史公之滑稽也
其言天道亦由
是耳今俳優引
說皆然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
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但聞天道恢恢
豈不大哉亦使
人笑謂當解紛
之時則六藝為
無用也言其賤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
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
危亾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
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
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
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
字烹阿封即墨同此則小說之体也
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
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
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
笑冠纓纓索絕索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

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
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
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
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
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
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

二參者以二參之謂有進於前此不是重前

髡雖善謔然稜

田語直譏惟此

處為滑稽風諫

之極致次茅芥

情不賚深造雖

賦之為物少可

及此文字之妙與國策上下

不必有是事有是事不必有是言至群臣喪之非滑稽何

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
鞞鞞脰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
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
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
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
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

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
置酒髡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無此理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
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
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

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其至此无根甚矣真說士也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榿楓豫章
 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
 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
 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
 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
 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勝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
 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
 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
 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

為其俯仰鳴鳴
長歌之態不言
廉吏不可為而
先又言貪吏安
可為皆在人意
外不自知隨其
計數中

歿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
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
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歿家室富又恐受賕
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歿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歿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
孫叔敖持廉至歿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
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
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
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
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
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
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
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
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
以故輒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三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
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歿優旃歸漢
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
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
不亦偉哉

史漢方駕三十二卷 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三

浙澣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日者傳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
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

史漢文苑卷之三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
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
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
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
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
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
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
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

六字甚月俱

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
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
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
 止問之有等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
 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
 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疵趨而言相引以勢
疵穢皆有意

相導以利比周即攬實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

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

說得激切

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

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

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

愈有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

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
 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
 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
 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忽自此述作奇

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
 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
 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
 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
 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

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不自知其為誕勿忘天地所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凶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

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

四字以古語有味

史漢方駕卷三十三
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
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
本意謂非太史公作視其力序淺深又置諸生所能
審不見奪糶為人主計而有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
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
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
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義未有以異
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
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正義曰史至元
成間十篇有錄
無書而褚先生
補曰者龜策言
辭最鄙陋非太
史之本意也
此論恐未當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
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史漢方駕三十三卷終

此篇以木當
六之本意也
其善而辭夫主
如聞十獻言
五原曰史王云

同惠季主余志而善文
太史公曰古者十入所以不薄者多不長于高又至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四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四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貨殖傳六十九 漢傳六十一

將信已說而先
引老子破之以
為必不然此健
吏舞文手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
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
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
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
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
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墮蒲材幹

看他強辨特起
可觀証以詩書
虞夏則莫之敢
非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四

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恥論終不
 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
 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
 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
 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
 宜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繒弋不施於溪隧既順
 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
 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剗蘗澤不伐天螺魚麋卵咸有
 犀琦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
 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
 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
 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
 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

說貨殖可貴誰
 不知鄙此書生
 之所吝於出口
 者自老子以來
 讀至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已
 極痛快不可復
 辨至貧富之道
 莫之奪予愈使
 人悠然以思然
 又不意其引用

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
 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
 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
 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
 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相與謀稼穡於田壑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
 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
 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
 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
 鹵人民寡於是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
 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
 物歸之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
 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

太公纖悉至於冠履而滂沛比於魚監信矣其能言豈非其自有所見也是他人千言萬語不能者

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桶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
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
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義大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
壞上下相負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凶極於
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
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凶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
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謗
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
曰千金之子不歿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
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
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嗆菽飲水其為編戶

借知闢則修備以明時用則知物其理甚明未
有欲闢而徒手也知物之為時用猶知彼知已
亦以闢也金穰水凝皆大槩而論非為必然下
六穰六旱十二

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凶慍色故夫
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
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
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闢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年飢亦然謂一水一旱有時作無時備不會常稔常旱也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乃喟然而歎會稽之耻范蠡

曰計然之策此七此五亦大槩揣言之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施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

借陶朱形已意故時時自言與

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時逐而不責於人善治生者能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

擇人而任時皆走也非陶朱公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

語皆闕世有益必不可易之言也

再分散分與貧友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饒益不成語益疑蓋字屬下句他是添原憲入來故著蓋字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發貯鬻財於曹魯之

前傳陶朱富好
行其得與此得
勢而益彰各自
照應如論

此傳時與節事
著精語樂觀時
變與盡地力相
遠雖以此傾天
下可也人弃我
取人取我與此
老子之所常言

無不分庭與之

抗禮夫使

孔子

名布揚於天下者

子

貢先後之

也

此所謂得勢

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

而

益彰者乎

而

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與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

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

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太早明歲美有水

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

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

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于彊不能以有

所守雖欲學

吾術終不告

之矣

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白圭其

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猶頌用監鹽起

而邯鄲郭縱以

鑄鐵冶成業與王者埒

富

烏氏

保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

遺戎王戎王

什倍其償與之

畜畜至用谷量

牛馬

秦始皇帝令

十

畜畜至用谷量

牛馬

秦始皇帝令

帝令

嬴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秦始皇帝

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

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

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

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

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

自陶朱子貢白圭猗頓巴清皆一片此豈非以富邪與上行德得勢為三至漢與乃別論不當斷而斷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

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

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

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

末也關中南巴蜀亦沃野地饒厄薑丹砂石銅鐵

竹木之器南御滇棘棘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

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

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

巴蜀沃野地饒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所產必不止此奉此可謂索實直行文不可少耳非事实

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
 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
 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已上詳關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玉
 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
 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
 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
 俠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
 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獨狹如羊狼聞也羯犛不均自全晉之時固

陳椽素隱以為
 猶經營馳逐然
 不通古無此繆
 當是陽姓陳姓
 因緣其間得所
 欲耳椽緣通

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
 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
 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俗
 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
 隨推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羨物為倡優女子則
 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
 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
 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
 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

馬得農鹿

美一作弄弄物亦佳

雕捍同言如鵬注之捷捍也

多劫人者大國之風此語若無稽而有餘味與不爾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决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子

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拙怯於衆聞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

持刺即好持論記刺也非持物刺人若持物刺人則開矣

長偶及此耳子亦偶言

子長筆力雅善於此故上下跋涉閩中三河稱量鄭衛有同有別此又以洛陽左顧右盼從齊至魯又言魯之衰也趨利甚於周人亦如談從說橫之氣比於禹貢某水某山為某州東西南北又別中言都會皆如旅行逐勝可匪為圖欲斷欲續不可分昼四顧無所不有真筆力

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

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

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

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

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

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

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

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僅取慮

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之奇陣也

好辭巧說謂辭賦之類此何與於貨殖真是閑談其心胸已包括取之不竭自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已有吞吳并粵之意故隨意所及綫綫不絕於口及至番禺一語而更僕

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玉鼻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猶題目語其說見下

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鄭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羸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此處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

總之又如大槩商畧

富田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

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

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

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

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

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

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

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

本不必此直欲開廣人志意為生殖之路又見其無所不通若更事老人東西涉閱故雜然出於燕齊楚蜀棗栗竹木政自不可倭數不可執索復欲苛求其是亦不可得也

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

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

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

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富給

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

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

祀進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

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

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

史漢文選卷三十四
上未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
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坵漿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販

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

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髮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

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蹏躒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

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

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藥麴鹽鼓千合鮐鯨千斤鯁

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

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
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

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

貪賈三廉賈五
甚難解貪賈正
是貴時不肯便
賣欲其愈貴不
知貴出如糞土
之義故三廉賈
反之而其轉為
無窮三五亦大
凡之譬也

史漢文選卷三十四
史漢文選卷三十四
史漢文選卷三十四

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

之下沃野下有蹕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賣乃求

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

民富至僅千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髻之民富埒卓氏俱

居臨邛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泉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

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疆力石氏訾

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

萬哀與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

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信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閒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畜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畜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

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郡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不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此以財為侯者也車騎雍容客諸侯間有賜與名而其所得過於其所賜與織畜者安取此故曰愈於織畜然語少晦即賜與之名鄒魯以曹邴故去文學而趨利此即與前甚於周人之謂足使人慙

織字非畜之謂
視下轉轂百數
可見正是織巧
侈靡耳又說
洛陽街居如言
形勝兵法貧者
役老富家以久
賈弃家為常故
日設任此等謂
為周人貫事可
任也

謂當開邊時唯
長此輩富厚耳
其下故入及吳
楚時

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

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無母

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閒既衰至成

哀間臨菑姓偉皆言五千萬

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

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

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

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皆

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

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

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

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

間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以致馬

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之起

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貨子錢家子錢家

以為疾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母鹽

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無母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垆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

抵盡諸田田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

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

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

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

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雒傑交王莽以為京

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存其餘郡

惟埋無謂當是
畫惟埋識去就
与下面隨時俯
仰語相似然不
甚可曉第必非
惟埋耳

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惟埋去就與時俯仰獲

國富民兼業專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

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亦知一切用文持之變

勝數故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

化有樞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

邑張氏以賣醬而偷侈質氏以酒削而昂食濁氏以

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

夫織畜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

此語不貴然亦是世是於此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

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

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

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

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

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

太史公如老人
教兒子每况愈
下而皆足以有
為即高論不能
過也上下往復
發越辨博皆筆
力為之又異乎
日者之口語文
字必如此方是
盡

史漢方駕卷三十四

誠壹語又精緻

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

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

素封者邪非也

此非也又勝直欲以軟語悟人庶能收拾者仍是懸前故此傳雖結起數句其實只是一片

史漢方駕三十四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五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匈奴傳五十一 漢傳六十四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

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邊畜牧而轉移其畜之

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駃騠騊駼

逐水草遷徙無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無母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

子長於世家推
本先世之後如
神明以為有天
祿言及匈奴祖
禹至于有國莫
長焉而使侵中
國時有之豈天
將以報抑洪水
之功邪則夷而
進之久矣亦莫
能泯也
兒能騎羊引弓
射鳥鼠雖其俗

史漢方駕卷三十五

匈奴

一

常事焉出如益
得其所以強者

則射狐兔用為

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

隨畜

因射

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

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

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不用飲字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歿妻其後母兄弟歿皆取其妻妻

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何必看去一姓大畧是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

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

曹父曹父亾走于岐下而豳人悉從曹父而邑焉作

豳近西戎而曰
變于西戎及武

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

王都鎬始放逐
之于涇洛之北

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鄠放逐戎夷涇洛之

則昔者共居于
岐復有功焉後

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

人謂以戎狄開
國及借助為不

周穆王伐大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

善又以塞內雜
處為非皆不知

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至穆王之後二百有

本末之論有道
則無不可耳涇

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

洛之北涇河之
間所差幾何而

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

有華夷之異
得四白狼白鹿

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

刑之辟又何与
於荒服而為之

其大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其大功曰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

出車彭彭

城彼朔方

希有其意而已

史少宣王中興一節漢有然事又不及

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

故與申侯有隙卻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

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而東徙洛

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

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

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翟至洛邑伐

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

娶戎狄女為后與戎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

然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周

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或居於陸渾東至

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

是應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周襄

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

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洛

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

居之西河上郡
馮翊之間而以
為攘却古今若
此不可不改也
由余自西戎未
得而用之而西
戎八國服一語
中可見

河園 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

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 緄翟源 之戎在

岐梁山 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 谿

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 自

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

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之字是 并代以臨胡貉

其後既 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

句注之北而 魏有西 河西 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

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 至於惠王遂

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

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

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 義渠於是秦

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 胡而趙武靈王亦變

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並陰山

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

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志 東胡東胡卻

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

宣太后之滅義
渠也怪事奇事
在武靈前功出
武靈上醜惡又
浮於武靈矣秦
以此得要地築
長城是始皇蒙
恬之役又因效
之也
秦開事焉得甚
寵踈而隱然與
宣太后似忽反
荆軻刺秦王事
言其孫豈可以
史法截截然責

之哉後人修史者自後人之見史本不如此也

冠帶戰國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屑屑然記其事安及此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国邊於匈奴

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

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治之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

之繕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

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歿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築四十縣蒙恬死匈奴得寬其活動有精神語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

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所

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

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亾歸頭曼以為壯

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

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

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

敢射者冒頓立斬之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

頭曼父子間意

本有唯寫者看

他質月氏擊月

氏自月氏走復

壯之反覆曉然

才三四語耳

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

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

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

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

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

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

群臣皆曰此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

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

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

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

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

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葉

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

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

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

言與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

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

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

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

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

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

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

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

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

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單于

奔走喘汗十餘年不敢南向真萬古之一時也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餘歲收拾從前許多餘年二百三百餘年粲然有眼目不遺疎密皆稱義以周初與秦晉強國武功而論方見蒙恬所築絕燕并趙使其

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

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王左右大將左右大

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

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

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

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

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

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羗

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

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

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

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

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

向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

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

月盛壯以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

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

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夷屈射丁靈昆新犁之國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

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

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說詳敗走誘漢兵又匿精兵見老弱漢又多步兵步兵又多不至節節是次第至中外不相救餉一句曲尽其實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

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

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

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

縱精兵三四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

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

北方盡鳥驪馬南方盡驛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闕

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

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

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

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

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

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

代雁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

地於是高祖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

此處載得有理

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

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復反率其黨且

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崩孝惠呂太

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使使遺高后為本朝書只當云尔漢載匈奴嫂碎

与谷書有何不可缺者而不為魯諱妄言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

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

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欲大怒召丞相平及

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諸將曰以高

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

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

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今歌陰之聲未絕傷痍者甫

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嫚也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高后乃止復與匈奴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

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

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敝邑無罪宜在見赦

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

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

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即位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

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

民於是孝文帝丞相灌嬰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

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

蠻夷今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

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恨絕二主之約離

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之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力強力語勝疆力以夷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之樓蘭烏

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

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

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是使少者得成其長者

不須得字是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零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

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

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

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

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

係零淺遺朕書曰復書倫數其未書語亦是漢去之魚以省而實非

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

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

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

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

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

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

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伐國有功甚苦兵

索隱曰漢作犀
毗此作胥胥犀
声相近戰國策
云趙武灵王賜
周紹貝帶黃金
師比延篤云胡
華帶鈎也則此
帶鈎亦名師比
則犀胥與師相
近而說異耳
中行說不欲行
史載其言當時
必聞其語可殺
不足復遣也世
常有此人姑息
為患边郡尤多
匈奴人衆不當
漢一郡者以其
生人之少不如

其畜之繁也所
用漢物不過什
二則匈奴尽歸
於漢者謂人少
而漢物多也非
匈奴歸漢而匈
奴之人皆動心
矣使絕漢幣而
匈奴缺之則其
說亦不行矣其
用意之巧政在
教之左右疏記
使知人衆畜產
自是以富

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袍各一比余一黃金

飾貝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疋錦二十四匹赤縹綠繒

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

頓成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燕

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

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

初匈奴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

漢之一郡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其得漢繒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

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重酪

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

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

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

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

觀中行說口語
未易以宦者輕
也宦者中有以
資敵國其說至
今存至今用虜
俗亦至今不盡
變

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

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者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戰為事其老弱不能鬪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

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

乃同穹廬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

之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

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

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

簡易可久一國之政猶一身體也父子兄弟取其妻

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

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踈則相殺至乃易姓

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

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

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

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

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言乎且

前說賤老已異
此又因冠帶闕
庭生禮義室屋
辯乃更精不必
漢使有此言自
是其意常輕中
國云耳

數語如能文之
人抑揚忼慨妙
尽事情令人語

史漢九卷卷三十五

匈奴

此不備善惡最似口語

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

而穆穡耳也

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漢

孝文

皇帝

十四

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邛

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

奇兵意者是

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

將軍發車千乘

騎

十萬

騎

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

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遯為北地將軍隆慮

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

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

邊殺掠人民

畜產

甚多

雲中遼東最甚

至代

郡萬餘

人漢

甚

患之

乃

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

復言和親事孝文帝

帝

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

居

雕渠難郎中韓

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

命

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

耕織射獵衣食父子

無

離臣主相安俱無暴

逆

今聞

深惡民貪降其

進

取之利倍

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貪降其進取之

利似謂兩界皆

有降者各適已

深惡沈薄惡

深惡民貪降其

趨背

進取之利倍

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利耳漢作貪降
其趨降如字訓
下殆不可解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

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關勝翁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人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

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

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嘉使漢與匈奴鄰

國之敵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糝

藥金帛綿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

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以離昆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

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

及飛鳥跂行喙息蠕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

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

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

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去曰是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言和親已定凶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

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

來者不止便如
服則舍之謂今
所遣什前降漢
者單于亦勿復
問其降漢之罪
真君人之言也

教語曲尺詩至

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

明厚

史漢書卷三十五 匈奴傳 四万三千五

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稽粥單于

灰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

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四

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

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

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

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

注邊遠只如字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

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考文帝崩考景帝立而趙王

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

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匈奴遣主如故約終景時時小

入盜邊無大寇武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

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

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易詳為賣馬

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

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

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

也有四字又切至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

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

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

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

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

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

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

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後得廣道歸漢囚敖廣敖

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

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

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

史漢方集卷之三

救之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

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

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

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

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

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

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

于歾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

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單于為

涉安侯數月而歾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

騎入殺代郡太守共友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

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

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

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不用將軍是將軍得右

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

萬騎入殺代郡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

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是再出定

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

亦亾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

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

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分行獨遇

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

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

而取之無母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

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

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

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

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

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級裨小王以下七十餘

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

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

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

廣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

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夫盡 亾數千人 合騎侯

後票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

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

欲召誅之昆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

軍往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

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

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春匈奴入右

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

二十四萬騎糧

重不與則步兵

又不可知也前

後出師之盛未

有如此粟馬者

欲其肥健然出

塞深入又數千

里粟者已非其

舊糧亦未必可

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
與焉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
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
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
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自度戰
不能與漢兵單于遂獨獨身可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
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凡萬九千
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

當時力士雄壯
如此諸將人人
能戰至匈奴自
知不如而走此
雖漢初韓彭輩
有不及者未可
以青去病為寬

臣也

去病封禪雖屬
兒戲然自平城
以來能犁庭掃
穴則有匈奴患
中國千餘歲之
一時也謂周得
中策儒者之謬
武帝席文景之
後徒以意氣作
成旋收旋用赫
然振古如此甚
恨賈生不及見

也讀匈奴傳無
此氣奪欲盡日
前見徙關東貧
民處新奪虜地
又見度河至田
官蚕食接境非
師武臣力能使
不敢飲馬則陷
赤子於塞外使
中行說猶存豈
不鉄騎踪吾稼
耶以此推見切
實減戍卒半非
容易者第不知
後來此段居者
究竟何如
天子与宰相丞
史論計廟堂之
上而單于輒聞
之必其使副有

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

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其故位西

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人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往通渠至田

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

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者亦

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漢士數万似少馬死以多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

亦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逐臣之丞相長史

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

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

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

歲伊雅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

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狩郡

漏言者矣

史字字是兩不見匈奴一人最見所用趙信之計者緊切

勒兵十八萬騎遣使檄匈奴以見當時在行武節遣吉往來何其壯也

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兩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

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

奴一人漢又遣故從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

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

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

吉禮甲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即前與漢

是前此六七年間屢出屢戰屢圍屢勝其君臣狎於遠略無不可喜向微趙信計漢豈復有匈奴哉

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何但遠走但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

已而字而辱自見矣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

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

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

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

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為質

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

以斷匈奴臂四塞之者政在三又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與前終不敢為寇於漠邊相應皆極馳聘

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

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

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

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

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

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

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今吾太子

以吾使為欲說也故書生來則先折其辯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必先折其氣兩語厲虜情最辨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虜人貴勢中貴人似不如此也

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

欲說折其辭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

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

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

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

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

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歿而漢使路充國

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

所謂使貴人者亦安知其何人漢既以貴人遇之又報之曰此亦漢貴人也故

單于遂謂殺吾貴使者政要曰漢貴人一句以見吾納侮之實諸所言者皆空給特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矣

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

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

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乃拜郭昌

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

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

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

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

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至單于單

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

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

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

雨雪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

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

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

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

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

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

此至期而還亦似匆匆無謂為

虜所竟耳若外
有漢兵逼境而
虜內亂政似可
乘殆破奴誤都
尉耶

左方 兵擊浞野 浞野侯行捕首虜 數千人還未

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 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 自

出自 求水匈奴 間捕 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 中

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 畏亾將軍 史不可解是

而誅之 莫相勸 而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 單于大

喜遂遣 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 寇入邊而去 其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 至病歿兒單于立三歲而

歿子 少匈奴 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句

犁 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 句犁 湖單于立漢使

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 餘里築城 障

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

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

定襄 雲中 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

行破 壞光祿所築 城列 亭 障 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

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 其 所得而去 是歲

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 而還 匈奴 欲遮之不 能至

其冬 欲攻受降城會單于 病歿 句犁 湖單于立一歲

歿匈奴乃立 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 為單于漢既

何武帝所遣之
多才也左右貴
幸之間得青去
病至任文不知
何如人及其擊
救乃能及還所
失不惟刷耻使
奪氣去至廣利
斬大宛王宜其
震矣盛哉如使
仲舒相黯御史
大夫選則選矣

亦未易至此也

史漢方集卷三十五

匈奴

三十一

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

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

復九百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

于既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

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

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

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

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

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

同此一時病在厚幣賂遺為其言所誤匈奴雖貪未可以厚幣好也前路充國以厚幣留至蘇武又以厚幣得悟彼獨張強大耳恃禮意報施

難矣哉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

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所

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

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

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

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

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

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

因杆將軍敖將萬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

史漢方集卷三十五

匈奴

三十一

武帝以雄才盛氣變化一時人物而用之龍虎一特晚年鼓舞意倦至以十數本人失士大夫心喪師萬里之外即所遣蘇武厚幣答其善意非異時楊信郭吉比也邂逅事變至節旌落尽牧羝齧雪海上帝於是福智尽矣傷哉

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

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

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教與左賢王

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

必賞遇也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

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

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罔褒謂不得褒不褒則可諱忌諱之辭也世俗之

遷亦欲為微隱者然已著大意

不滿當世以為順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休要

至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未及成者何前後之

異也則其中有難言者矣引定哀已淺記堯禹

尤淺武帝之建立如此猶謂將不得人則後無

將矣將相非武帝所急也帝蓋自為將相者

言匈奴者患其傲一時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

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謂知彼知已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次策是

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

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

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

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

敬呂后時樊噲季布考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

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然總其要歸兩種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胃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尊而不達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

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六郡良材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

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
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真土之約
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
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
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
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
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
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

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
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臣不選守境武略之臣
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
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
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
亾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
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
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菽庶亾于戈之役後六十餘載

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
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
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
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
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
明矣至單于咸弃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
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弃質而失重
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

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
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
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
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霜露之野逐
草隨畜射獵爲生嚙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
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
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

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
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
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
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畢

卷三十五

